

# 事纪

鱼鸡社筹备委员会主办 2026年3月22日 总第85期  
社长 黄俊杰 主编 小星 标题题字 饶坤 今日8版

本期导读：

◆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和设立二级行政机构的决议

◆自然选择：心

◆公义：石像鬼

◆公义：紫罗兰与曼陀罗

## 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和设立二级行政机构的决议

2026年3月5日鱼鸡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

根据《鱼鸡社章程》及《立法工作条例》相关规定，为贯彻落实第十一次全社代表大会关于精兵简政、回归初心的改革精神，优化社团治理结构，提高运行效能，经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，决定对社团二级行政机构进行调整和设立如下：

### 一、社务办公室下辖机构

社务办公室设下列内设机构，作为社团日常行政执行单元：

（一）组织处。负责社员招募、审核、备案，社员电子档案库管理，工作人员考察、提名、考核，以及“青蓝结对”引导计划。

（二）财务处。负责预算编制与执行监督，社有资产管理，财务定期公示，重大支出审批。

（三）邮政处。负责社团邮政文创产品的创作与协调，组织寄信活动、明信片设计活动。

（四）对外联络处。负责外部团体联络、来访接待、对外公共邮箱管理，维护友好团体名录，以及明信片等专项项目。

（五）地方联络处。负责协调各大区联络工作，组织跨区域活动，收集地方意见建议。

### 二、筹备委员会下辖机构

筹备委员会设下列内设机构，作为社团文学创作与编辑业务执行单元：

（一）文学创作室。负责文学创作主题策划，组织征文、接龙活动，运营创作社群，组织作品研讨。

（二）文艺编辑室。负责《事纪》系列刊物编辑出版，编选年度文集，制定稿件处理规范。

（三）新媒体室。负责B站、抖音、小红书等账号运营，制定内容战略，审核发布内容，分析运营数据。

（四）视觉室。负责美术设计任务，管理视觉素材库，为大型活动提供视觉支持。

### 三、中央直属机构

下列机构由中央委员会直接管理，根据工作需要设立：

（一）社史研究委员会。负责社团历史文献收集、整理、考证，编纂社史、年鉴、大事记，管理核心历史档案。

（二）法规工作委员会。负责起草、修订社团基本法规草案，审查各部门法规草案，开展法规解释与咨询，定期清理法规。

（三）服务器管理委员会。负责Minecraft服务器“文枢新境”的技术运维、成员审核、活动组织。

（四）红船公社善后委员会。负责原红船公社成员联络、遗留事务处理、历史资料收集。

### 四、原相关机构的废止

自本决议生效之日起，原社务办公室下设的组织组、财务组、外联组，原筹备委员会下设的创作组、编辑组、新媒体组等机构同时撤销，其职能由新设机构承接。

### 五、生效与公示

本决议自通过之日起生效，并在社团主要社群公示24小时。各新设机构负责人由社长根据本决议另行任命。

# 心

## 自然选择

“爸，妈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别再往家里提这些东西了！”当父母第九次手上提着两个礼品袋回家时，小李终于忍不住发飙了。

小李年岁 21，就读于一所不上不下不好不坏的一本电子系，自以为为家庭中文化人，一向深恶痛绝这种欺老骗幼的保健品推销店，为此和家里吵过不少架，有一次甚至把老母刚提回来的两盒磁疗鞋垫直接扔出了门外，弄得老母亲在家偷偷抹眼泪。可这回他却奇怪了起来，这两个礼品袋里好像没什么东西，反而轻薄的像宣传册。

“吵什么吵，又没花钱，这是菜市场那条街新开的理疗店健康讲座的赠品。”父亲不满这种没大没小的说话方式。

没花钱就好，小李心想。不过这宣传方式也够奇怪的，那些精力涣散的老头老太，能坐着听你两个小时的讲座，就为了这一本小册子，连个鸡蛋都不提回来？小李不想想那么多，继续心安理得的打开电脑玩游戏去了。

不过接下几天，奇怪的事紧接着发生，本来天天念叨着早餐是三餐之首，每天早上必须起来煎鸡蛋，热牛奶的母亲，竟然不做早餐了，一早就和父亲两人早早的出门。小李在大学宿舍里养成了不吃早餐的习惯，因此并没有什么意见，不过父母天天赶大早的出门，也的确是件怪事，特别是每次听完讲座回来，小李帮忙开门的时候总是看到父母带着一种神情，嘴角带着微笑，面部看上去却感觉没有表情，就像那种白色微笑的面具一样。小李在打游戏的时候，有时也会想想，是不是最近陪父母太少了，他们的心理寄托都要交给保健品店的干儿子了？自己应该多和他们聊聊天了。

于是晚上，小李头一回定时关掉电脑，定了几个外卖，擦亮了餐桌，准时的坐到了餐桌前，想陪父母好好吃一顿饭。小李心满意足的看着眼前的饭桌，坐在了父亲的对面，想聊聊自己未来十年的考研和工作规划。他一抬头，突然愣住了。

父亲的脸上仍然带着早上的那种表情，甚至连往嘴里塞菜的时候，仍然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。小李连忙看看旁边的母亲，发现母亲竟然也是这种表情。两个人就像机械一样，人是平常的样子，吃饭的动作也是平常的动作，人却感觉像被抽走了

魂一样，像在完成一项工作。

小李顿时陷入了莫大的恐慌之中，他手足无措的随便夹了一筷子肉，放进碗里大口吃起来，把这种恐慌咽进肚子里，他正要开口，父亲却先开口了，那双平淡的恐怖的眼睛突然变得锐利，直勾勾的盯着小李的眼睛。

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”小李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之前半懂不懂的看过一遍西西弗神话，知道我们都是那个推石头的神，人生的意义在于拥抱无意义的过程。但是当父母问出这个问题时，他反而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

“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，还是精神的？”母亲也开口了，两道锐利的目光盯着他。

小李突然感觉毛骨悚然，嘴里的菜也没味儿了，忍不住大声说：“爸妈，你们是抽了什么风？还没退休呢，怎么开始研究哲学了？”

母亲轻轻地摇了摇头，父母同时低下了头，小李感觉两把架在他脖子上的刀突然消失了，一家子还坐在桌上，重新开始了机械版的吃饭。

小李也闷头继续吃起来，不过这一折腾，吃啥都不得劲了，他只好赶紧三口并做两口，吃完了下桌。

往后的一周，小李都是在这种平淡的恐慌中度过的。

他甚至不敢去直视父母的脸，一看到就感觉要被勾走了魂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那种冰冷的、面具般的微笑时常出现在父母脸上。小李从最初的恐慌中挣扎出来，一种更强烈、更尖锐的情绪取而代之——困惑，以及随之而来的、近乎偏执的好奇。他不能再被动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了。

他开始观察，以一种近乎侦探般的细致。

父母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出门，风雨无阻。小李偷偷调了闹钟，在他们出门后十分钟，戴上帽子和口罩，远远地跟了上去。他们步伐不急不缓，方向明确，径直走向菜市场后街一个僻静的角落。那里有一家新装修的门店，招牌是柔和的蓝绿色，写着“静心家园·身心健康理疗中心”。门脸不大，玻璃擦得锃亮，透着一种刻意的洁净感。父母在门口略微停顿，脸上那种标志性的、空洞的微笑不自

觉地浮现，然后推门而入。

小李不敢靠得太近，只是在对面的早餐摊假装看手机，眼睛却死死盯着那扇门。讲座似乎要持续整整一上午，陆陆续续有其他老人进入，每个人在进门前的表情都带着一种相似的、进入某种状态前的微妙变化。

下午和晚上，父母的行为则“正常”得多，做饭、看电视、闲聊，但小李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区别：他们不再谈论邻居八卦、菜价涨跌，或者催促小李的个人问题。他们的对话变得极其简约，甚至有些空洞。有时，母亲会对着窗外出神很久，父亲则反复擦拭已经锃亮的茶几表面，动作规律得像钟摆。

那本轻薄的宣传册！小李突然想起来。他趁父母外出，在他们卧室仔细翻找，终于在父亲枕头底下找到了那两个礼品袋。里面确实只有一本小册子，纸张普通，印刷谈不上精美。标题是《通往内在澄明：意识与存在的和谐共振》。内容充斥着大量似是而非的术语：“宇宙起源”、“意识频率调谐”、“破除物质幻象”、“抵达本源”。没有什么具体的产品推销，只有大段关于“放下执着”、“拥抱无限”的抽象论述，以及每周讲座和“深度共修”的时间表。

小李打开电脑，搜索“静心家园”，结果大多是些零散的疑似传销的论坛帖子，指向性不强。这反而加深了他的疑虑——太过干净，或者说，太过隐蔽。

父母的“提问”又发生了几次，总是在饭桌上，毫无预兆。问题变得越来越宏大，也越来越脱离现实：“时间是否是意识的产物？”“我们是否只是更高维度存在的投影？”每次提问时，他们眼神锐利得骇人，仿佛不是他熟悉的父母，而是某个借用他们躯壳发问的冰冷存在。小李从最初的毛骨悚然，到后来强迫自己冷静应对，尝试用“不知道”、“吃饭时不想这些”来搪塞。而一旦他给出回应，无论是什么，或者拒绝回答，那种锐利感便会迅速消退，他们重新变回那个平静得过分的状态，继续吃饭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

这种状态比争吵更让小李窒息。家里弥漫着一种无菌的、真空般的宁静。他决定，必须进入那个理疗室内部看看。

机会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来临。父母照常出门，小李这次没有跟随。他等到九点左右，换上一件略显老气的衬衫，把头发揉得乱些，戴上平光眼镜，对着镜子练习了几次“焦虑而渴望”的表情。他要扮演一个被生活压力困扰、偶然听说这里、想要寻求解答的年轻人。

走到“静心家园”门口，他能听到里面传来低

沉、平稳、富有磁性的男声，通过质量很好的音响扩散出来，语速均匀，正在讲述“剥离社会赋予你的角色面具”。小李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

内部和他想象的有些不同。没有神神叨叨的装饰，没有刺鼻的香薰。大厅宽敞明亮，米色墙壁，原木色地板，放着几排舒适的软垫椅子，大约三四十个中老年人安静地坐着，他的父母也在其中，背影显得格外专注。讲台上是一个四十岁左右、穿着麻质衬衫的男人，面容温和，声音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。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，甚至可以说高雅、有品位。

然而，小李立刻感到了不对劲。太安静了。除了讲师的声音，没有任何杂音——没有咳嗽，没有交头接耳，没有座椅的挪动。所有人都保持着几乎一致的微微仰头的姿势，脸上的表情，正是他在父母脸上见过无数次的那种——平静的、空洞的、带着一丝满足感的微笑。那不是聆听的专注，更像是一种……接收状态的放空。

讲师的目光扫过新进来的小李，停顿了不到半秒，没有任何询问或欢迎，只是继续他的讲述，仿佛小李的到来微不足道，或者早已在预料之中。

讲师的话语开始渗入他的耳朵：“……外在的追求皆是枷锁，家庭、事业、情感，甚至思维本身，都是阻隔你与真实本源之间的迷雾。真正的健康，是意识的彻底清静，是放下‘我’的执着……”

这些话单独听似乎有些道理，但结合眼前这几十张如同被精心擦拭过的空白面具般的脸，却让小李骨髓发寒。这不是启迪，这是一种温柔的、系统性的擦拭——把个人的喜怒哀乐、牵挂忧虑，一点点擦拭掉。

讲师突然话锋一转，不再是宏大的论述，而是轻柔地说：“现在，让我们再次共同感受那份连接，调匀呼吸，放下头脑的纷扰，只是去感受……你并不孤独，你与源头在一起……”

音乐声响起，是那种空灵、重复的合成器旋律。台下所有人的呼吸似乎真的逐渐同步了。小李看到，他母亲的肩膀彻底松垮下去，父亲挺直的背脊也微微弯曲，他们完全“沉浸”了。

就在这时，讲师的视线再次似有若无地飘向小李，嘴角似乎弯起一个比台下众人更生动、却也更深不可测的弧度。那不是对学员的慈祥，而像是一个工匠，打量着一件尚未处理、但即将放入流水线的原材料。

小李背脊瞬间爬满冷汗。他明白了，那轻薄的宣传册、免费的讲座、没有鸡蛋的赠品，都只是最外层的筛选。这里“售卖”的，不是什么实物保健品，而是某种对意识的“清理”和“重塑”。父母，

还有这些老人们，他们不是被欺骗了钱财，而是被一丝丝地，抽走了那些构成“他们自己”的、鲜活却纷乱的东西。

他不敢再待下去，趁着众人闭目“感受连接”的时机，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理疗室。门在身后关上，隔绝了那空灵的音乐，街道上的嘈杂瞬间涌来，他却感觉浑身冰冷。

回到家，看着空荡荡的、整洁得没有一丝人气的客厅，小李第一次感到，这座房子比任何鬼屋都更令人恐惧。鬼魂至少证明曾经存在过激烈的生命，而这里，正在变成一种平滑的、无波的、微笑的空白。

他坐在父母常坐的沙发上，指尖发凉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揭穿？报警？证据呢？父母会相信吗？他们只会用那种空洞而锐利的眼神看着他，问出另一个关于宇宙本源的问题。

小李握紧了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他不能失去他们，即使他们变得唠叨、固执、容易被骗，但那也是他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父母。他必须找到那微笑面具下的开关，把父母的灵魂，从那片所谓“澄明”的虚无中，夺回来。

窗外的阳光正好，他却感到刺骨的冰凉，他必须再去一次，他想起了三体里说过的那句话，邪门到家必有鬼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捣鬼。

他第二次踏入理疗中心时，讲师仍然是那个讲师，不过却是另一幅装束，竟然西装革履，还拎着一个公文包。小李觉得这装扮有些眼熟，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偷偷的放在腰间拍了张照，把照片发在了自己的同学群里。当剩下的十几个中老年人逐渐挤进教室时，小李连忙坐好，口袋里打开了手机录音键。

“一切，都要从146亿年前说起。”这个开场令小李，以及台下的那些中老年人，全都错愕了一刻。以往那些用哲学家名句的开场白，突然变成了理论物理课。小李突然发现，讲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仿佛在看自己。

“量子物理决定，确定性是退相干形成的，当我们观测电子，衍射条纹才随之产生。可是，一个最巨大的量子，我们却常常不曾提到，那就是146亿年前，形成我们整个宇宙的那个，无穷小的，密度质量无穷大的，温度无穷高的，那个奇点”

讲师的声音低沉而平滑，像一条冰冷的河，漫过整个房间。他身后的投影幕布上，出现了模糊的星云图像，然后是抽象的粒子轨迹动画。

“那个奇点，蕴含了构成今日宇宙万物的一切信息，能量，与可能性。”讲师的目光缓缓扫视全场，最后似乎不经意地落在小李脸上，停留了一瞬。

“它爆炸，膨胀，冷却，形成星系、恒星、行星……最终，在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里，出现了能够思考它的存在——我们。”

台下的老人们微微睁大了眼睛，脸上那种空白的微笑里，似乎注入了一丝敬畏。这种从“放下我执”到“宇宙起源”的跳跃，仿佛给他们的“澄明”状态，镀上了一层崇高的、科学的金边。小李也屏住了呼吸，不是被内容吸引，而是因为讲师的眼神——那是一种洞悉，一种“我知道你为什么来，也知道你最终会走向何处”的笃定。

“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在微观层面，粒子没有确定的状态，只有概率云。是‘观察’这一行为，迫使它‘坍塌’成一个确定的结果。”讲师踱步，双手做出一个合拢的手势，仿佛在虚空中挤压一个看不见的球体。“那么，观察者是谁？我们是不是只是那个宏大意识零落的，异化的部分？现实的我们呢？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痛苦、欢乐、焦虑、执着……是否也只是某种未被‘观察’、未被‘决定’的概率云？我们的‘观察者’又是谁？”

小李感到一阵眩晕。这些概念他略知皮毛，但被如此扭曲地、充满诱惑力地编织在一起，竟产生了一种诡异的说服力。尤其当讲师将话锋转向现实：“你们感到的孤独、身体的病痛、子女的不理解、对衰老死亡的恐惧……这些沉重的‘确定态’，真的是意识需要的吗？还是说，只是因为你们一直在用错误的‘自我’意识去观察、去固化它们？”

母亲的身体微微前倾，眼镜微微下移。父亲浑浊的眼珠里，闪过一点光。这些问题，精准地戳中了他们生活中所有隐秘的痛点。

“意识先于物质。”讲师的声音陡然变得有力，“‘静心家园’要做的，不是治疗你们物质的躯壳，那是本末倒置。我们要引领你们的意识，进行一场‘逆坍塌’——退回到意识更原始、更纯净的概率云状态，摆脱由社会、家庭、甚至生物学强加给你们们的‘确定角色’。然后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声音充满无限的诱惑，“……与那个最初的、包含一切可能性的‘奇点’建立连接，重新选择一种轻盈的、无痛苦的、永恒的存在状态。”

没有推销产品，没有具体的来世许诺，只有一套融合了物理学、心理学和神秘主义的说辞，指向一个模糊却听起来无比高级的“解脱”。小李冷汗涔涔，这比推销保健品可怕一万倍。

讲座结束，音乐再次响起。众人闭目，脸上洋溢着一种接近幸福的宁静。讲师走下台，轻声与几个老人低语。小李注意到，他们交谈时，讲师的手会看似无意地轻触对方的手背或肩膀，而被触碰的

老人，神情会瞬间变得更加柔顺、空白。

小李想离开，腿却像灌了铅。讲师走了过来，带着那种洞悉一切的微笑。“新朋友？我看你听得很认真。有困惑？”

“我……只是好奇。”小李嗓音干涩。

“好奇是通向理解的第一步。”讲师点点头，目光温和却极具穿透力，“你年轻，思维活跃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更容易感受到这个撕裂世界的无意义和沉重。你的父母，”他看向小李父母的方向，他们正闭目微笑，“他们走在前面，正在卸下重担。你想帮他们，但用错了力。真正的帮助，是理解，然后同行。”
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猛地打开了小李心中连自己都未察觉的锁。是啊，他的恐慌和抗拒，何尝不是一种“执着”？他执着于父母必须是原来的样子，执着于用世俗的“正常”去对抗这种“异常”。如果……如果这种“异常”通往的是更高的“和谐”呢？如果他的抗拒，才是父母回归“源头”的阻碍？

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，却又鬼使神差地滋生出来。

讲师递给他一张素雅的卡片，上面只有一个房间号和时间：“明晚八点，有个小型深度共修，适合像你这样有知识基础、寻求突破的年轻人。不勉强，随心。”

小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。父母已经先回来了，他们罕见地主动对小李笑了笑，虽然那笑容依然带着面具感，却似乎少了些冰冷，多了点……期待？他们没再问哲学问题，只是安静地看电视。

小李盯着那张卡片，脑子里反复回放讲师的话，还有父母那“卸下重担”般的宁静。他查了手机，同学群里有人回复了他偷拍的照片：“这人有点眼熟……好像以前在医学系见过？”另一条回复：“西装款式挺旧了，不像正经讲师，倒像推销员。”

这些信息碎片非但没有唤醒他，反而加剧了他内心的撕裂。一边是同学眼中可疑的推销员，一边是父母，或许包括他自己，心中“引领解脱的导师”。哪个才是真实？什么是真实？讲师关于“观察决定现实”的话语，开始在他脑海中盘旋。

第二天，鬼使神差地，小李在晚上八点，走向了那个房间号。那不是白天的大厅，而是理疗中心深处一个更私密、隔音更好的小房间。里面有七八个人，除了两位老人，其余都是三四十岁模样，神色中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和疲惫。讲师换回了麻质衬衫，氛围更像一个高端心理工作坊。

共修的内容更深入，讲师引导他们进行意识回归冥想，他们想象自己的社会身份，不管是，学生、子女、员工，都像洋葱皮一样一层层剥落，最后只剩下纯粹的“观察性意识”。在引导下，小李竟然体验到一种短暂的、虚无的轻松感，仿佛真的甩掉了考研压力、对父母的担忧、对未来的迷茫。那一刻，讲师描述的轻盈似乎真的到来了。

共修结束后，讲师单独留下了小李。“你感应很快。”他说，“你父母的进程已近圆满，他们很快将前往‘归零室’，进行最后的意识补全，完成与源头的融合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陪伴他们，见证，然后自己做出选择。”

“归零室？”小李心头一紧。

“一个通往补完的过渡空间。在那里，残存的、顽固的个体意识碎片将被彻底抚平，就像把皱褶的丝绸抚平，回归它原本光滑的质地。过程平和，无痛，甚至充满喜悦。”讲师的描述诗意而模糊，“之后，他们将进入一种更深沉的、与万物同在的宁静状态。你可以理解为……意识的升华。”

小李想起了父母日益空白的面容，想起了家里真空般的宁静。这就是“升华”吗？他感到了极度的恐惧，但那种被讲师认可、被赋予“见证者”使命的感觉，以及内心深处对“摆脱一切沉重”的隐秘渴望，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。也许，也许父母真的是走向了更高的境界？而他，是否应该勇敢地跟随，而不是懦弱地停留在“无意义”的旧世界？

接下来几天，父母的作息越发简单，吃得极少，话几乎没有。他们脸上那种微笑越来越恒定，眼神越来越遥远，仿佛肉身只是暂住的客栈。讲师通知了小李“归零”的时间。

那天傍晚，父母换上了干净的素色衣服，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、近乎圣洁的平静微笑。他们一左一右，轻轻拉起小李的手。他们的手温暖而干燥，却让小李感到刺骨的寒冷。他没有挣脱。

理疗中心深处，一条他从未走过的洁白走廊，尽头是一扇厚重的、隔音的门，门上没有任何标识，只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指示灯，散发着柔和的乳白色光晕。讲师站在门边，微笑着，像一个迎接游子归家的慈父。陆续有其他老人安静地走来，每个人都穿着素净，面带同样的微笑，井然有序。

“进去吧，孩子们。回归最初的宁静。”讲师的声音像温暖的羽毛。

父母看了小李最后一眼，那眼神里空洞无比，却又奇异地带着一丝满足。他们松开手，率先平静地走进了那扇门。其他人鱼贯而入。

小李站在门口，浑身发抖。里面隐约传来极其舒缓的、类似白噪音的音乐，还有淡淡的、消毒水

般洁净的气味。讲师的手轻轻放在他背上，力量不容抗拒。“你的父母已经回家了。你，要留在门外继续漂泊到寿命的尽头，还是勇敢地跨进去，拥抱永恒的解脱？选择吧。”

同学群里的提醒，他过去在中学的应试教育，未来枯燥的工作，无聊的退休，与最终的死亡……在他脑中疯狂闪回，却又迅速被讲师的话语和眼前“神圣”的场景冲淡。他看到门内柔和的光线，像母亲的怀抱；听到那宁静的音乐，像最终的安眠曲。所有的挣扎，恐惧，怀疑，渴望，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疲惫，那么……无意义。

他想起了那个问题：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也许，意义就在于终结对意义的追寻。

也许，归零才是唯一的答案。

小李脸上，慢慢浮现出一个笑容。那笑容起初

有些僵硬，但逐渐变得放松，变得空白，变得和他父母，和那些走进门去的老人，一模一样。他抬脚，跨过了那道门槛。

门在他身后缓缓关闭，锁舌发出轻而确凿的“咔嗒”一声。

西西弗斯不再推石头了，他累了。

讲师脸上的微笑终于变得生动而满足，他看了一眼手表，拿出一个专业的对讲机，低声、清晰地说道：

“准备一下，医生可以开始工作了。记住，保持环境绝对安静，他们喜欢安静。”

走廊尽头，那扇乳白色指示灯的门，寂静地矗立着，像一个巨大的、温柔的茧。

外面城市华灯初上，喧嚣鼎沸，充满了执着、痛苦、热爱、混乱而又鲜活的——无意义。

## 石像鬼

### 公 义

别人家每年过节挂了排排红灯笼，贴着大红窗花，我家也是，只是从没人敢靠近，人们快步跨过门口，只因为家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，而我家门口原本也有两只石狮子的，现在只剩一只石像鬼。

石像鬼每天张着它的血盆大口，注视着路上经过的行人。人们怕他，我也是人，每次入院都带着阿子从后门绕进去，偏那些小子不怕鬼怪，喜欢到我院去玩，我次次叫住，他们次次又溜过去，我只得守住大门，将妖魔与花草锁在门外。

石像鬼常蹲在它的石座上，它也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，只是长着两扇大翅膀与两只大尖角，全身灰不溜秋的。春天时而挠挠痒，夏天搭个舌头，秋天托着脑袋沉思，冬天无奈地被大雪覆盖。

村中说书的许探花，跟我讲，石像鬼最爱吃人头，但能行动的区域有限，顶多飞到我家墙角，门上有二位将军守着，它不敢飞进去，好像飞进去了就会灰飞烟灭。

我找许探花要过符纸，一张贴在它头上，两张贴在身上，说能定住它，但我第二天再看时发现它把符全揭了。

据说村中王二傻子和老曾家小子就是它吃的，但都没找到尸骨，老曾近六十了，浑浑噩噩，他都

老得忘了自己有个儿子，每天依旧半眯着眼出来转一圈然后回家睡觉，村长说或许他知道儿子让那妖怪吃了，只是不敢接受。

我找过十几个青年，让穿个铁衣一起把那怪圣抬去扔了崖壁，可却抬不动，我和村长也想过把它拆了，用各种工具都没用，最后一次用了三枚炸药，除了把我家大门柱子炸塌了以外没有任何效果。

许探花是个学识渊博又聪明的道士，他想把石像鬼引进院来，再用门神和符水除掉它，试了半个月，它都纹丝不动，其实它从开始到现在就没出过这桩石座。

要说起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我也有些忘了，似乎是同阿子一块来到这世上的，我们求了各个神仙，它都还在那。许探花说，能力大的石像鬼都会说话，这个要么是个新鬼，要么是个哑巴。道观内的道士说这鬼很厉，所以天神才不敢轻易除掉它。

什么饿死、淹死、烧死我都试过，它还是活得好好的，后来所幸就不管它了，见到躲远点就是了。

一年清明，我拄着拐杖行去祭祖，阿子在边上搀着我，许探花过来和我说，他找到一个西法能咒死那恶鬼，我本来不想折腾的，阿子却说既然有了法子，一定要试试。

我家门前，许探花手持符纸，口中念着佛经，挥着浮尘，随后双指一点，头像鬼的头颅炸开，鲜血溅了一地，村长走上去，惊地向后退去。

“这……这是你儿子！”

我拄着拐杖快步走上去，那脑袋正是阿子，大喊：

“阿子！阿子呢？”

大家摇头，我大喊：

“他刚才还在这呢啊！”

大家又摇头，有人问：

“他是不是被石像鬼吃掉了？”

“这是谁开的玩笑？”

“快去请医生！”

没人看见过阿子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过，村长说，我独自一人拄拐去祭祖，随后找到许探花，来杀死阿子。

## 紫罗兰与曼陀罗

### 公 义

绯红之地，花匠袖手旁观，人们看百花开得正耀眼。

白百合相垂于杂草之中，欣然拱手远送归雁，李先生站在百合花前，打量着每缕野草。

远处亭中是娇贵的橘树，亭上垂着丝绸帘，用的是高贵的肥料，李先生喜欢坐在树旁，欣赏高贵的橘子。

张先生在河边攀赏玫瑰，莲花争比阔大。可惜了牵牛枯萎，竹子破碎，否则定能拔得头筹。

满山青草绿叶各色花，顶端有雪莲，山腰有黄水仙，那么紫罗兰与曼陀罗在哪？

它们在陆脚下，在山脚下，枯黄的叶上透着太阳光，虫洞远看形成各式斑点，萃取鲜血染出织布，粉身碎骨幻听故人呼唤。

荆棘阻碍着紫罗兰与曼陀罗，向内是脆弱的麦苗。铜墙铁壁间隔两岸，花香传得过，花貌看得见，再走近一步，是血的苦难。

一日，我与两位先生去土城中赶集，一位商人赶马正相遇，商人迎上来笑言：

“先生，久闻您夹于张、李二夫……不，二位先生间，今日重逢相见，果真不假！”

二位先生有些生气，我没有察觉，笑道：

“那你错了，大错特错，不止二位先生，数不胜数的先生包围着我！”

卖花的贩子张罗起来，我与二位先生去看。

“老爷，紫罗兰与曼陀罗今日打折，各剩一丛，不论枝卖，不讲价。”

“这要多少钱？”

“紫罗兰清新素雅，美好且充满希望，需石子万万，垒为高山。”

“万万个石子？我去哪找这么多？”

“曼陀罗高深玄妙，幽清高雅，需金银万两。”

“简单，不缺金银珠宝。”

“另需自书竹简书卷五车，折笔为路，官牌玉案各一。”

“我不懂诗书，还有别的方法买吗？钱？”

“将您身边张友人与李学士之尸各换得紫罗兰与曼陀罗，无须金银，无须积石，无须学识。”

“谢谢，不了，您真是太荒唐了！”

我抓起两位先生的袖口，回到园子。

多年以后……

百合花开遍山野，玫瑰攀绕血肉，登上屋脊。黄金阁内，侍女穿梭，门阀士族，有千万人围绕。我与周大夫寻访寻游，来到市集中。

“大人，又相见了！”

富商在我面前跪下说。

“看得出来，你穿金戴银，过得蛮好。”

“还不是大人扶持？”

我并没理会富商，而是牵着大夫走到花店。

“老爷来买花？”

我让仆人呈上两个金匣，说道：

“这是张友人尸骨，这是李学士尸骨。”

“是来换紫罗兰与曼陀罗？”

“正是，不过不是拿尸骨换。”

我又令仆人拉来铁车。

“这上有石子正好万万个，积少成多，垒在一起，可触碰天上日月。”

“可及日月，却碰不到紫罗兰，它已经过时枯萎了。”

我又令仆人铺好残断的笔，推来一车的书，为

我披上长袍，戴上乌纱帽。还有无数金银。

“我已学成归来，有钱有权，再珍贵的小花，也能得到。”

“可惜了，曼陀罗已经被我拿去喂猪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老爷，您有万年寿命，可花没有，您可以长生不老，可别人没有啊！我知道您一定会回来，为您留了紫罗兰的枯叶，与曼陀罗的残枝。”

“我要这些剩下的东西干什么？”

“既然您不要紫罗兰，也不要曼陀罗，不如试试这根小草？”

“小草？”

“这是别人择菜扔在我这的。”

“还是别人不要的？”

“这草啊，您得多浇水，用最好的肥料，吹最

小的风。”

“这草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这草很普通，但只有这样，才会开花。”

我买下这根草，既不粗糙，也不细腻，供在玉盆中，按花店小贩的方法照顾它。几年来，它活得好好的，却从未开花。

我派人抓来小贩，说：

“它为什么还不开花？”

“我得跟它聊聊！”

小贩来到草前，问：

“你为什么还不开花？”

我说：“它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报告老爷，它说它不会开花。”

